

1
1
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是从商业贸易开始的，1757年进行武力征服，最后奴役了整个印度。1877年1月1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皇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印度正式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人沦为英皇统治下的二等公民。

在英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印度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许多爱国志士，为印度的独立而



甘地与尼赫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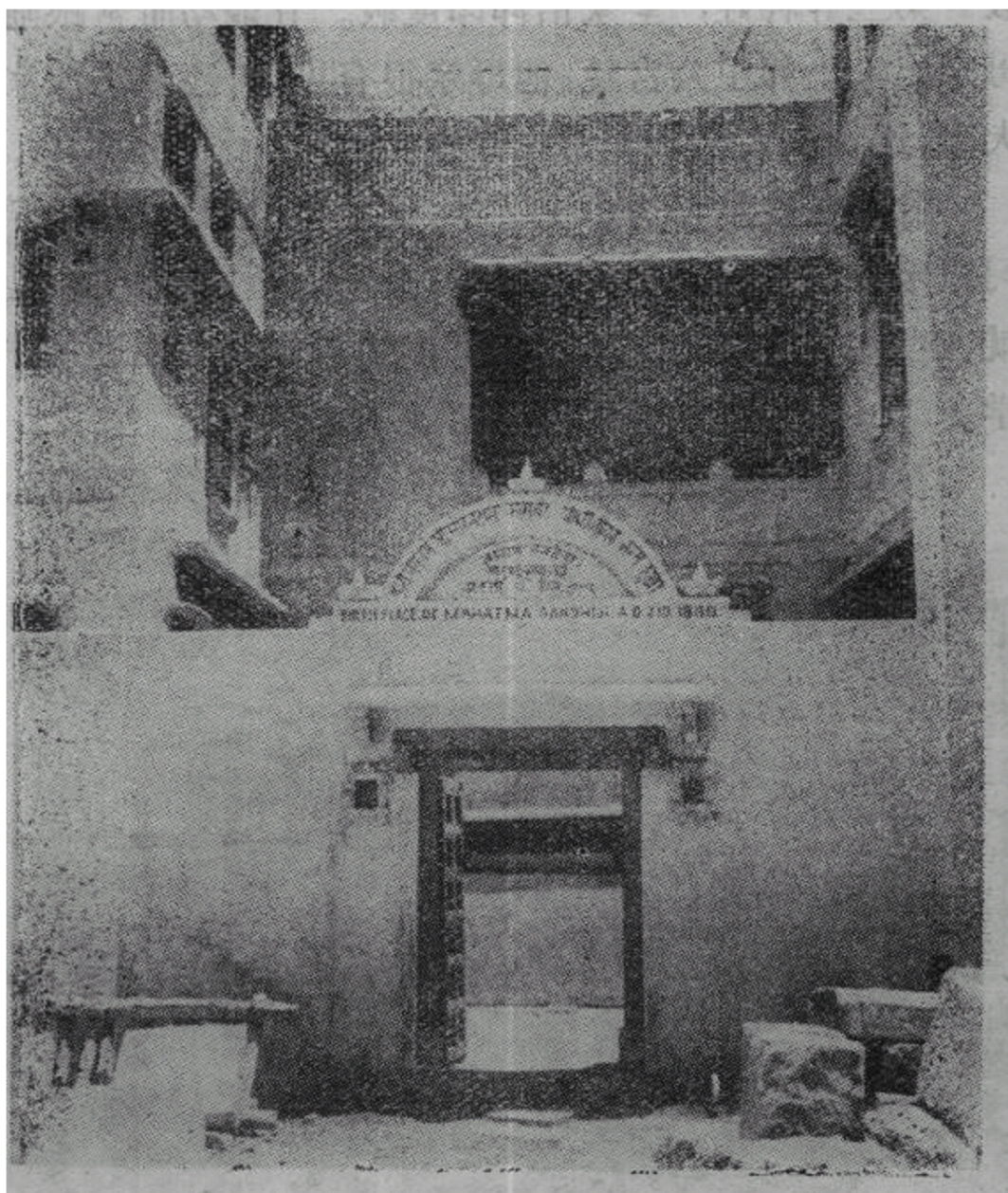
奋斗,杰出的民族英雄甘地就是其中的一位。

甘地一生的实践,是印度现代历史的一面镜子,是了解现代印度的一把钥匙。

甘地以他非暴力的方式去争取国家的独立而独树一帜,但是,这种方式有它消极的一面。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甘地对印度独立所做的贡献和他非凡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印度人民的尊敬。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曾经指出,甘地“知道印度,了解印度,几乎代表印度农民,震动了印度。”“他改变了印度的面貌,使一个卑躬屈节和人心涣散的民族有了自尊心和骨气……”最后,印度人民终于获得了自由和独立,甘地被人民尊称为圣雄和国父。

一 学生时代

印度西部的卡提阿瓦半岛上,有一个紧邻海滨的波尔邦达尔土邦(今古吉拉特邦),其都城也称波尔邦达尔。1869年10月2日,甘地就诞生在这个城市里。甘地家族在此世代务商,但从甘地的祖父开始便弃商从政,连续担任卡提阿瓦几个小土邦的首相。甘地的父亲和叔父也都做过波尔邦达尔土邦的首相。甘地的父亲忠于邦国,刚正不阿,这是本邦人所共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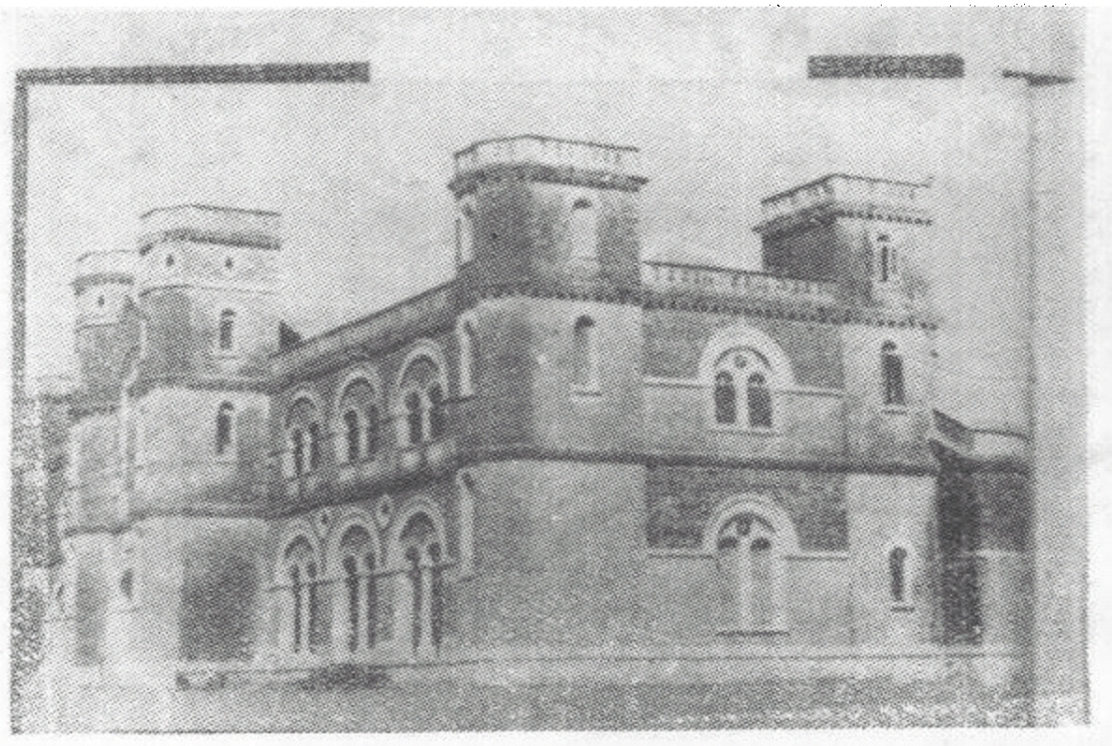
甘地的诞生地

甘地有三姐二兄，他是最小的一个。甘地的全名是莫汉达斯·卡兰姆昌德·甘地。“莫汉达斯”是名字，“卡兰姆昌德”是父名，“甘地”是姓。他家属于印度

教^① 第三等种姓，全家信仰印度教。甘地幼时常跟随母亲出入土邦王公宫廷。他母亲很有见识，还熟悉国家大事，连贵夫人们都非常推崇她。

甘地在波尔邦达尔上了学，他说自己智力迟钝，学习算术乘法也很费力。七岁时，全家迁至拉吉科特，他就当地接着读小学。十二岁小学毕业后，便进了中学。

在中学一年级的一次考试时，一个督学来校视察，



甘地就读过的阿尔弗雷德中学

① 印度教——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印度教中有三位大神：梵天、毗湿奴、湿婆。

并测验学生五个单词。甘地有一个词拼错了，他的老师当时就暗示甘地偷看旁边同学写的，可是，甘地根本不理解老师的暗示。结果全班只有甘地一个人写错而挨了批评。

当时印度教有童婚的习俗。甘地在中学一年级的時候，就受父母之命，和一个与他同年龄的女孩子卡丝杜蓓结了婚。婚后，他有的功课跟不上班，只得留级一年，甘地深受童婚之害。甘地对妻子很专制，未经他准许，卡丝杜蓓就不能随便出门。可是，她不愿受这种约束，因而引起矛盾，彼此常常互不理睬。后来，甘地对自己这种做法深为后悔，并且责备了自己。卡丝杜蓓虽不识字，但对甘地后来的事业却帮助很大。

甘地身材矮小，学生时怕蛇，怕“鬼”，怕贼，没有灯就不敢睡。他哥哥的一位朋友是“革新派”，长得魁梧结实，敢捉蛇，甘地惧怕的，他都不怕。他告诉甘地，这都是吃肉的结果。在中学里甘地又听到一首有趣的打油诗：

看那体格强壮的英国佬，
统治着我们瘦弱的印度同胞，
只因他们吃了肉，
所以个儿也长得高！

甘地受了这些影响，就相信了吃肉大有好处。他

想，如果全印度的人都吃肉，将来还可以打倒英国佬！但甘地家里所信仰的宗教不允许吃肉，他只能偷偷地吃。有一次，甘地和劝他吃肉的朋友一起来到河边，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吃起山羊肉来了。

以后他的朋友又请他吃了几次美味的肉菜。不过，甘地对父母非常孝顺，在瞒着他们多次吃肉以后，心里惭愧惶恐，他觉得改革是必要的，但不应欺骗父母。他深知父母绝对不会同意他吃肉，所以以后就不吃了。

甘地说他曾经做过这样的荒唐事：他和他的一个亲戚，看见抽烟的人吞云吐雾很有趣，就学着抽上了瘾。开始时捡烟头抽，后来发展到偷佣人的钱去买烟。两个星期以后，又听说有一种长着许多小孔的植物梗可以当烟抽，他们就试了一下，但无烟味。烟瘾来了无法满足，难受极了。这二位感到自己没有长辈的许可什么事都不能做，真不自由，而且难于忍受，就不想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们知道闹阳花子有毒，便走到丛林中找到了这种植物的花子，只吞下了二、三粒就害怕了，头脑里产生了一连串问题：就为了这点事不活了？吞下去半死不活怎么办？……在镇静之后便摒弃了自杀的念头。通过这件事使甘地懂得：抽烟是坏事，上了瘾不抽如此难受，甚至偷钱去买，还几乎送命，真不合算。从此，他就决心不抽烟了。

还有一次，是甘地十五岁的时候，因为要钱用，偷了哥哥金手镯上的一小块金子来还债。债虽还清了，但由于他天性质朴纯洁，犯了过错受着内心的责备而惴惴不安，他认为不向父亲坦白认错就不能彻底悔改，可又不敢当面讲，便写了一张悔过书认错，要求处罚并表示永不再犯。他父亲正在病中，读后泪流双颊，把他的悔过书也弄湿了，甘地看到父亲原谅了他，也感动得哭了起来。甘地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受的第一堂“非暴力”课。他原以为父亲知道后一定非常生气，会严厉地训斥他一顿，可是由于自己坦白悔过，使父亲信任了自己，并增加了对他的慈爱。甘地认为这种爱的力量远远胜过责骂或动手揍他。

甘地全家虽然都是印度教信徒，但他父亲却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拜火教、耆那教^①等宗教的朋友，这使他养成了不分宗教界线与其他教徒为友的习惯。但甘地在出国前厌恶基督教，因为在中学里，基督教的牧师常常侮辱印度教和他们所崇奉的大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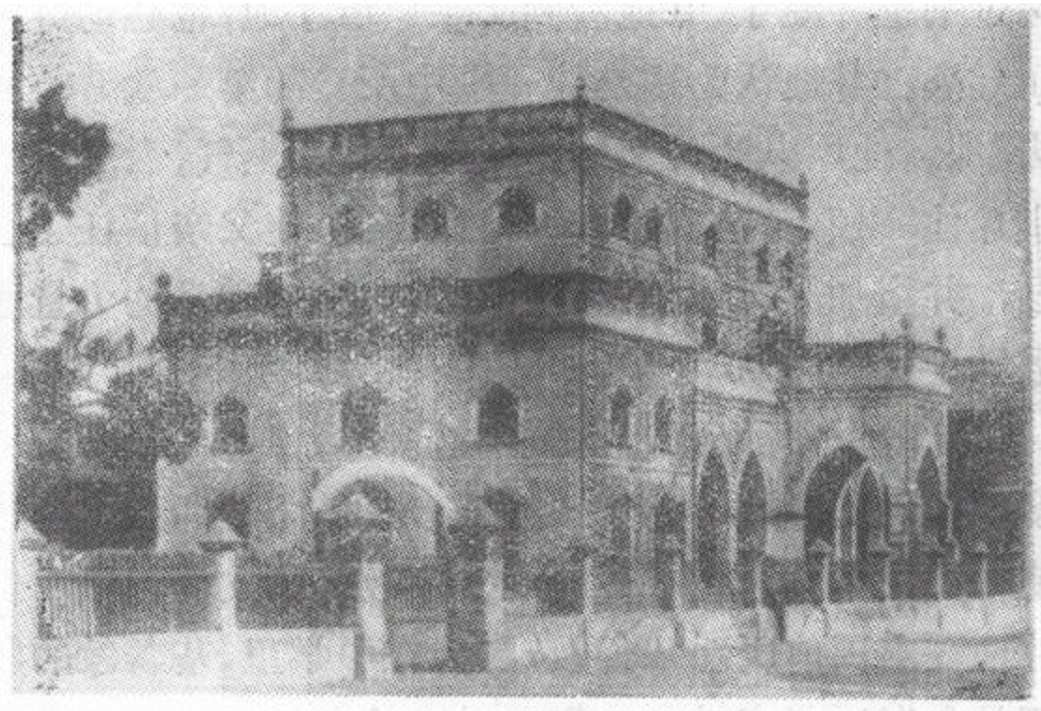
甘地在读过的书籍中很喜欢古吉拉特的一首《以德报怨》的格言诗：“惠我杯水，报以美餐；向我致意，答

① 拜火教，又称祆教、火教。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火是光明、善的代表。耆那教，基本教义是业报轮回、灵魂解脱、非暴力和苦行主义。

以鞠躬；赠我一钱，谢以金元；……以善报恶，以德报怨。”这首格言诗使他很受感动，并决定以此作为座右铭。

1885年，他病了五年的父亲去世了。他父亲为官清正，乐善好施，所以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财产。

1887年，甘地读完中学，考取了萨玛达斯学院。



萨玛达斯学院

甘地上大学后，在学习上感到很困难，第一学期结束时，便辍学回家了。有的亲友劝甘地去英国学法律，说学习三年回来后就可以谋个好差事，甚至可象他父亲那样当个土邦的首相。

这个主意很使甘地着迷，他非常愿意出国。他哥

哥也很赞成。但母亲向人打听到，青年人去英国后一定要吃肉和喝酒的消息，便不想让他去了。经过好些周折，结果甘地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出了一个主意，说只要甘地立誓便可以让他走。于是，甘地当着大家发誓：“出国后一定不近酒色、不吃肉食。”他母亲才放了心。

得到母亲的祝福后，甘地便向亲人告别来到孟买，预备在那里登轮赴英。不料平地起风波，在孟买，甘地那一种姓的人却议论纷纷，认为他出洋留学是离经叛道。族长召集了一个会议，会上，把不肯回心转意的甘地训斥了一顿，并宣布：“从现在起，这孩子不再是本种姓的人了，谁要是帮助他或去码头送行，就要罚款！”甘地对这种顽固的守旧派并不屈服，便起身告退。但还是写信问了哥哥。幸而哥哥很坚定，回信叫他一定要去英国。

1888年9月4日，十九岁的甘地从孟买动身远航，去英国留学。

到英国以后，甘地



留学时的甘地

信守誓言，但素食问题着实使他费心，餐桌上的肉食他不敢碰，开水煮的蔬菜一点儿也不合口味。别人就只吃二、三片面包，他也不敢多吃。可怜，他老吃不饱。过了一些日子，当他上街溜达时，偶而发现了一家素食馆，橱窗里还陈列着《素食论》的书，他太高兴了，买了书又进去饱饱的吃了一顿。

《素食论》一书使他吃素有了理论根据。后来，甘地在素食的问题上还颇具心得。

甘地在英国为了社交需要，便去买礼帽、晚礼服，还学习跳舞、音乐、演讲等等。不过，他很快醒悟过来：我不打算在英国呆一辈子，到英国来是为了读书，取得律师资格，主要的精力不应放在社交活动上。此后，他努力学习，并过着节俭的生活。

甘地在英国的朋友中接触到了各种宗教，阅读了几本宗教方面的书。他阅读了《纪达圣歌》，对其中劝导“不要受物的引诱以伤志气”等话，如获至宝。他也很喜欢《新约》中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其中说道：“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些话直透甘

地心田,对甘地以后的非暴力抵抗影响很大。

1891年6月10日,甘地通过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第二天,领到了英国高等法院的律师注册证。12日,登轮回国。

甘地在孟买登岸后,大哥从人群中找到了他,便迎面跑来。欢叙几句之后,甘地听到妈妈已去世的不幸消息,悲痛万分。

回国后,甘地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印度,一个人被开除出自己种姓是极严厉的处分。他不仅将受到歧视,而且连亲戚(包括岳父母、姐姐、姐夫)都不能招待他,连喝杯水也不行,但由于他哥哥设法讨好同一种姓的那些人,让甘地在圣河里洗了澡(印度教洁净仪式),又在拉吉科特安排了一次种姓宴会,才使甘地恢复了种姓,但孟买和波尔邦达尔两地顽固的族长仍不理睬他。

甘地秉性忠厚诚实,又没有一套处世哲学,加上缺乏律师的实际经验,所以,不敢在拉吉科特开业。有人劝他到孟买去谋生,于是,他就到孟买租了房子挂起律师招牌。可是,在第一次出庭时,他就紧张得慌了手脚,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一笔生意就告吹了。

甘地出师不利,便想改行教书,结果又碰了钉子。在孟买生活不下去了,又回到拉吉科特,跟人写写呈文

和状子来维持生活。正巧，这时有一家商行写信给他哥哥说，他们在南非的一家大商行有一件四万英镑的案子要办，已经请好律师，建议由他的弟弟去协助工作，为期一年，致酬一百零五英镑，并供来回头等舱旅费。甘地欣然同意，决定去南非。

二 在南非的斗争

种族歧视

1893年4月，甘地乘轮船离家去南非。正是在南非，他形成了非暴力抵抗思想，并得到了初步实践。5月底，他到达南非的纳塔尔。甘地开始工作后，碰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当他第一次到法庭时，法院不准他戴头巾，这意味着不尊重印度人的习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宁愿离开法庭而不肯去掉头巾。他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当地报馆，盼望报馆主持公道，但报上却把他描写成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南非政府为什么对印度人那么不友好？这完全是殖民政府的本性决定的。1860年，纳塔尔政府因缺乏开垦的劳动力，要求印度政府同意他们在印度招募劳工，契约期五年，期满自便，也可定居南非并购买土地。应征来这里的契约工所提供的东西比他们希望得到的

还要多，他们种植了大量的蔬菜，还带去了芒果等当地没有的农作物种子。印侨辛勤劳动，苦心耕作，有的就在南非定居下来，其中少数人不久便成为商人，还拥有土地和房屋，而且善于经营，生意越做越大。因有利可图，印度国内的富人也接踵而至。当地的英国人认为这商业上的竞争是对自己经济利益的一种威胁，因而设法排挤印侨，打击印度人。此外，欧洲白人对有色人种一向看不起，甚至把这些印度人统称之为“苦力”。于是到南非后的甘地就得了一个“苦力律师”的称号。

请他来南非的那家商行，为诉讼事要他外出调查。甘地买了头等车票乘车前往。车抵纳塔尔的省城马里茨堡时，上来了一个白人乘客，他见甘地是“有色人种”，便引来了两个官员，要撵甘地到货车厢去。甘地据理反对，官员便召来警察，硬把甘地推出了车门，行李也被扔到车外。甘地还是不肯到货车上去。火车开走了，甘地只得来到候车室里坐着。时值冬令，气候很冷，冻得他直发抖。回印度，还是去把事办完？他认为前者是懦夫表现，于是决定采取后者。但到目的地的行程中，有很长一段路未通火车，他只有坐马车了。上车时，管车的车掌不让他同白人一起坐在车厢里，只许他坐在车夫旁边的座位上。而车掌却坐到车厢里。这又是一种侮辱，甘地心想，要是提出抗议，很可能连马

车都不让他坐了,只得忍气吞声。过了一会儿,车掌想出来抽烟,便对甘地说:“苦力,我要坐你的位子。”甘地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未答应他的无理要求。车掌兽性大作,挥手便向甘地打去,又抓住甘地的手臂企图把他推下车,甘地使劲抓住车上的铜栏杆,于是便遭到了拳打脚踢。甘地不敢还手,咬牙忍受着,但只是不肯松手。乘客中的同情者这时嚷起来:“别打了!你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同我们一起坐吧!”那家伙只得住手,自己坐到车夫旁边。他一路上威胁说:“到了站有你好瞧的!”甘地不敢还嘴。由于商行和甘地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此后的马车旅程总算未出事。接着,又要坐火车了。他并不听从别人让他买三等车票的劝说,仍旧想方设法,甚至穿了最讲究的英国大礼服,才买来了一张头等票。在车上,当然又遭到查票人的刁难,要赶他到三等车去,结果因同车厢的白人愿意留他同坐才没事。在对待坐车的等级问题上,透露出甘地的个性和他的思想活动。面对种族歧视和强权暴力,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屈服。你不让我坐头等车,我偏要坐,即使遭受种种侮辱也一定要达到目的。他开始寻找一种对付暴力和应付非正义行动的办法。

甘地在到达调查目的地比勒陀利亚后,发现所调查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因此,他做出长期调查的

计划,并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调查研究当地印度人的情况,以便设法改变印度人在南非的地位。首先,他召开了一个比勒陀利亚的全体印度人大会,并建议建立一个协会来为印度人说话。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个极不合理的法律,规定所有到德兰士瓦的印度人,要交纳三英镑的人头税,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得购买土地,没有选举权,不得在公共人行道上行走,晚上九时后没有通行证不准外出。当地检察长是甘地的校友,给甘地开了一张任何时间上街都不受限制的证明信。有一次,甘地在大街上行走时,一个警察未要他出示证件,就把他从人行道上打到了马路中央。有人劝他去法院控告,但甘地回答道:“这个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呢?而法律规定就是如此。我不为我个人的事上法庭起诉。”以后,他就躲开这条路不走。这件事使甘地更加体会到印侨的痛苦了。

对于那个四万英镑的案子,经过仔细研究,甘地主张私了。经过甘地的努力,请了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仲裁人来裁决。结果,获胜的一方又在甘地的劝说下采取让对方分期还款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样的私了得到大家的赞赏。甘地深深地体会到:“律师的真正职责应该是使有嫌隙的双方言归于好。”他在以后执行律

师业务时都尽力这么去做。

案子了结后，甘地准备回国，商行的朋友们设宴为他饯行。在宴会前，他看到了一则新闻，政府立法议会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尔立法会议员的权利。甘地将此事对大家讲明：“这个提案如果通过成为法律，就成了把我们钉入棺材的第一根钉子。”这话唤醒了被沦为“苦力”的一批只知做生意的人，他们一致要求甘地退掉船票留下来为大家办事，甘地同意延期返印。

全部印侨不分高低贵贱，不分宗教信仰，都团结起来了。他们给南非当局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同时，请报社把请愿书全文发表了，但议案仍然通过了。甘地决定上书英国殖民大臣李朋。不到两个星期，一万名印侨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上去了，并印了一千份，散发各处。它第一次把纳塔尔印度人的情况公诸于世，引起巨大反响。《泰晤士报》也支持了他们的要求。最后，这个选举法没有被批准，南非的排印活动受到了一次挫折。

印侨希望甘地留在南非，甘地便在纳塔尔定居下来。为了展开工作，他申请到最高法院去当律师。结果，他的申请被接受了，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要他在法庭上“必须取下头巾，穿规定的服装。”甘地对此未提出反对意见。他的朋友对这种屈服不赞成，但甘地认为：

“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样做是值得的。”这种屈从，是为今后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甘地在回顾这一情况时说：“坚持真理这一点已经教导了我学会妥协，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明白了这种精神就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必要部分。”

为了进一步适应斗争的需要，在甘地的发起和组织下，一个印侨团体——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或称纳塔尔国民大会），于1894年5月22日成立了。这时，甘地已把主要精力用来为侨民服务。印度人大会为印侨做了许多好事，为南非的印度人赢得了许多朋友和无数同情者，并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支持。

几个月后，一个衣衫褴褛的契约工人前来向甘地哭诉说，他的欧洲主人如何虐待他，把他的两个门牙都打落了。甘地马上带他上医院，取得医生的证明后，向县长递交了起诉书。最后，他的主人败诉，承认了错误，愿意把他转让给新的雇主，改善了这个契约工的境遇。这件事使所有的契约工人又惊又喜，觉得自己有了依靠。许多契约工都来找甘地，这使他进一步接触并了解最穷苦的同胞。甘地为印度侨胞热诚服务赢得了侨胞们的一致赞誉和爱戴。远在祖国的马德拉斯也传播着甘地仗义解救契约工的事迹，甘地的声望在不断提高。